

批判伪科学

“心灵学”的泛滥与超级大国的没落

新 兵

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当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内外交困，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必然反映在他们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思想、伪科学，充斥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科学技术领域。“科学”与宗教结合产生出的一个怪胎，“公开帮助剥削者用更为卑鄙齷齪的新的宗教偏见来代替陈旧腐朽的宗教偏见”（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的“教会科学”——“心灵学”的泛滥，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

近年来，美苏两国在官方的倡导和资助下，不仅有大量的“心灵学”专门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而且有不少自然科学、军事、武器研究部门，和包括高能物理、宇宙航行、计算技术、激光技术及其它一些专业的科学家参与其事。不少专门的和普及的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心灵学”的报道和文章。美国有人吹嘘“心灵学”是“象牛顿运动定律或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的科学的新范例”¹⁾；苏修则叫嚷什么“心灵学”“使科学正处于突破的边缘”，什么“心灵学”“不是幻想，而是事实”²⁾。列宁曾经揭露一种现象说：“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工人的统一和知识分子的“派别”》）苏美两霸甚嚣尘上地鼓吹“心灵学”，情形正是如此。

—

“心灵学”形成于上世纪末，它披着科学的伪装，贩卖宗教迷信的破烂，招摇撞骗，往往起着宗教所不能起的作用。“心灵学”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其一、“灵魂不死”。鼓吹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通过神媒可以与它谈话，把它召回，甚至给它拍下照片。

其二、“超感官知觉”。鼓吹人可以不通过感官、不经由感觉而认识外界事物。它包括“传心术”（两人相隔甚远，不借助任何通讯工具，即可以把思想从一方传给另一方，也叫“思想传递”或“远距离思维暗示”）、“透视术”（可以透过障碍物的视觉，如能看到保险柜内的东西）和“先知术”（不通过思维的判断，就可以预感到某种未来发生的事情）三个方面。

其三、“心灵致动”。鼓吹人可以不通过躯体的力量，也不使用任何工具，只凭心灵的作用，就可以使物体运动或变形。

1) 引自美国《商业周刊》，1974年1月26日。

2) 引自苏联《共青团真理报》，1966年，第157期。

3) 引自苏联《知识就是力量》，1972年，第10期。

今天,所谓“灵魂不死”这类迷信的骗人鬼话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心灵学”就更加利用和歪曲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来混淆视听、蛊惑人心。例如,无线电技术出现了一系列新成就,他们就臆想人脑本身能发射和接收电波,可借以传递思想,而大吹“超感官知觉”的妄说;生物电技术发展起来了,出现了利用肌肉电流控制的假肢,他们就大搞“心灵致动”;如此等等。

然而,假的就是假的,骗术终究要拆穿。1973年末,有个曾经轰动过西方的以色列“心灵术士”乌利·格勒,声称可以表演隔海“传心”。一个“心灵学者”当“主试”,呆在伦敦,他自己跑到大西洋彼岸的纽约,两人通过海底电线可以谈话。表演时,“主试”手里拿一张警车的照片,装模作样地“传”给格勒。但格勒远隔万里重洋,一无所知,只好长时间沉默;然后牛头不对马嘴的乱猜一气。在“主试”的不断诱导下,最后画出一幅不三不四的图画:“一条肥肥的腊肠,其后部有一段往下坠,有些象一个大象的脚,接着又拐向前方成个乳房的样子。”这当然不是警车,但“主试”却宣布试验“部分成功”。1974年,他又表演“心灵致动”弄弯钥匙。他先把别人支使得团团转,然后突然偷偷把钥匙探向两腿中间,在所坐的沙发椅的框架上猛一顶,结果钥匙是弯了,可是在叉开双腿时动作过猛,竟把裤子也撕破了¹⁾,弄得当场出丑。轰动西方世界的所谓“心灵学”表演,原来不过是一套蹩脚的江湖骗术!

无独有偶,另一个超级大国也毫不逊色。苏修官方报刊大肆吹嘘过一个远距离“传心术”试验。“主试”在莫斯科,每隔十分钟手里就拿一个物品,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从思想上”把它“传”给远在新西伯利亚的“心灵术士”,据吹嘘说试验是“成功”的。证据是有一次“主试”手里拿的是螺丝刀,在“心灵术士”的胡乱猜测中,夹杂出现过“长长的东西”、“多半是塑料的”、“黑色塑料的”之类的片段词句²⁾。其实,这些支离破碎模棱两可的词句,和类似的所谓实验一样,都是故弄玄虚的表演者的信口雌黄,与螺丝刀的形象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谁晓得这些江湖骗子说的是些什么屁话!而苏修的“科学家”居然把这些挑选出来的词句拼凑在一起,作为“实验成功”的证据。更不要说他们为了掩人耳目,还隐瞒了“试验”的详细经过,其虚伪性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从虚构的事实出发,作出种种主观臆说,最后必然走向唯心主义。由以上的例子可见,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吹捧得天花乱坠的一些所谓“心灵学”的科学事实,都是经不住实践考验的,都无非是从神学、迷信的垃圾堆里拣来的一些改头换面的破烂货!

二

“心灵学”本身就是对唯物主义的反动,它的主体部分,所谓“超感官知觉”,更是直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美国“心灵学”权威人物莱因(J. B. Rhine)就供认:“心灵学”之所以“受到较大的注意和较多的研究,是因为唯物主义已开始统治当代的思想,而心灵学则据信是对唯物主义提出的一种特殊的挑战”³⁾。苏修御用学者则叫嚷:要根据心灵学的事实,来“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作出新的概括和结论”。他们从“透视术”引伸出一个直接“从外部世界到大脑”的认识公式,又从“传心术”炮制出一个直接“从大脑到大脑”的认识公式⁴⁾,肆无忌惮地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1) 引自英国《新科学家》,第64卷,919期,1974年10月17日。

2) 引自苏联《共青团真理报》,1966年,第157期。

3) 引自《美国百科全书》,1963年版,第22卷。

4) 引自苏联《科学与生活》,1961年,第6期。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而客观现实是完全可以认识的。认识是一个复杂的辩证过程,经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把它放到社会实践中去,以检验它是否正确。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感觉是人脑对客观事物个别的属性的反映,舍去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就无所谓反映,无所谓感觉,从而也无所谓认识活动。任何认识都有赖于大脑和感官的协同活动。感官和大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大脑的参预,感官就不能独自产生感觉;但不经由感官,大脑也无从产生感觉。每一种感官经由感觉神经向大脑输送神经冲动,同时受大脑的机能调节。任何把大脑与感官割裂开来的企图,都是反科学的。

人们对当前的事物的感觉、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过去的实践经验,受已有的意识的支配。然而人的认识、意识的最初本源,归根到底都是通过感觉而反映的外部世界。不通过感觉,我们就失去了意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渠道。感觉是客观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否定了感性过程,最终就是否定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性。

人类对客观世界和对认识过程本身的认识,随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人在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所引起的物质变化,转而促进了人的认识发展。人们借助新的认识工具,使感知的能力超出感官所固有的界限。如通过望远镜观察宇宙太空,通过显微镜窥视细胞和分子的内部结构,通过接收机听到电磁波所负载的广播信息。这些都是由于人类的创造,把感官本来不能接受的东西利用认识工具转变成了它能接受的东西。这一切,都说明了外界刺激只有通过感官才能转化为意识的事实。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及形形色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受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制约的,总是表现着人们与其周围世界的关系。因此,人们对同一客观现实的反映往往是不同的。

“心灵学”虚构的“超感官知觉”,其要害之处,第一,否定实践,否定感性活动在认识中的作用,感官被“超越”了,大脑就与客观世界割裂开来,从而否定了人脑反映客观世界的可能性。所谓“从外部世界到大脑”的公式,从根本上否定了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这一根本原理。而所谓“从大脑到大脑”的公式,实质上就是说人的意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头脑里所固有的。他们所说的大脑就是“心灵”的代名词。美国一个“心灵学者”最近声称:“整个身体都在心中,而不是整个心在身体中。”¹⁾赤裸裸地暴露了“心灵学”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本质。在哲学史上两条认识路线斗争中,“心灵学”始终是属于反动的唯心主义阵营。第二,否定实践和由此产生的认识、思想的阶级性。所谓“超感官知觉”,所谓“从大脑到大脑”的认识公式,把认识单纯归结为大脑自身的任意活动,既不根据客观现实,也不受客观现实的检验。因此任何认识、思想,都成了没有阶级性的。这样,就抹煞了新与旧、革命与反动的区别,抹煞了阶级斗争,而充当了帝、修、反的辩护士。

在阶级社会里,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着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是阶级斗争的一个

1) 引自美国《科学年鉴》,1974年。

方面。正如列宁所说：“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三

今天，两个超级大国大肆宣扬“心灵学”绝非偶然，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的。“心灵学”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每当社会发生革命变革，帝国主义出现严重政治经济危机的时刻，“心灵学”就泛滥一时。它和各种形式的宗教结合，成为垄断资产阶级麻痹人民，反对革命的精神鸦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在工人群众中的广泛传播，强有力地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垄断资产阶级在用暴力镇压工人革命运动的同时，也利用“心灵学”来执行“牧师的职能”。1882年，英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灵学”会；1884年在美国，以后在德、俄、法、荷等国，也先后建立了同样的组织。“心灵学”一开始就妄图“实验地”证明上帝存在、灵魂不死，为宗教制造“科学”根据。“心灵学”和宗教之间始终存在着血缘关系，无怪乎宗教家们说，“心灵学”的创立为灵魂存在的假说帮了忙，第一次对宗教所坚持的观点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些“心灵学”的创始人不少就是唯灵论者或主观唯心论者，如梅尔士（F. W. H. Meyers）、洛吉（O. Lodge）、詹姆斯（W. James）等。他们鼓吹根据“心灵交往”（即“传心术”）建立新的宗教。詹姆斯甚至发誓要在死后寻找和他的亲属与朋友作“精神交际”的途径，以便使大家相信活人与冥世交往是可能的。

“心灵学”刚一露头，恩格斯当即写了《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这篇闪烁着战斗唯物主义光辉的文献，对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指出“降神术士”是些无耻之徒，他们“毫不在乎成百件的所谓事实已经暴露出是骗局，成打的所谓神媒也被揭露出是一些平凡的江湖骗子”。

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总危机。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狂热鼓吹神秘主义、信仰主义。适应这种需要，“心灵学”再度甚嚣尘上。当时，美国心灵学会公然宣称心灵学是一种宗教。美国唯灵论协会发表“宣言”，说什么根据心灵学的研究，各个人的个性（作者按：即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到将来的彼岸也是存续不灭的，向上发展的门户（作者按：即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无论在现世或死后永远不会关闭，直接为资本家剥削唱赞歌。1930年，英国下议院竟然通过“保护心灵研究”的法案，以法律形式确保“心灵学”的“合法性”。日本政府也在三十年代指令由官方直接管辖“心灵学”的研究机构。

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心灵学”是没有市场的。1922年，列宁写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光辉著作，号召共产党员、革命人民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对“一切现代‘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都应坚决地加以揭露和追击”。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后，为了修正主义政治的需要，“心灵学”也死灰复燃。苏修叛徒集团一上台，苏修“心灵学”的头子就迫不及待地与巴黎国际心灵研究所建立了通讯联系。1959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人的心灵的神秘现象》一书，以后，还出版了大量专著，如《远距离思维暗示》、《思维暗示的实验研究》等。据不完全统计

计,《共青团真理报》、《哲学问题》、《接班人》、《社会主义工业》、《无线电技术》等苏联报刊,近十年来就发表了 500 篇以上“心灵学”的文章和报道,平均一星期一篇。值得注意的是,苏修为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灌输“心灵学”的毒素,这类“无法形容的卑鄙龌龊的东西”,“最可恶的‘传染病’”,(列宁:《给阿·马·高尔基》,1913 年 11 月中)有很多是发表在如《科学与生活》、《知识就是力量》、《青年技术》、《少年博物学家》等科普杂志和青少年刊物上。

与此同时,苏联的大学、科研机关争先恐后地成立“心灵学”研究机构。1960 年,列宁格勒大学生物系设立了心灵学实验室,1965 年成立波波夫无线电工程和电讯工程科技协会莫斯科理事会生物信息部,以思想传递为基本研究课题;1967 年成立仪表制造工业科技协会中央理事会全苏技术心灵学部和生物内在能量小组;1971 年成立了生物物理效应问题研究的联合协调委员会,从事“心灵学”的研究协调工作。他们大搞“心灵学”试验、“心灵学”报告会、西方“心灵学”介绍会等等。

“心灵学”在苏联的复活和泛滥,是受到苏修叛徒集团的支持的。为了给“心灵学”鸣锣开道,他们调动了宣传机器。例如,官方的《共青团真理报》就多次刊登“心灵学”的文章和消息,甚至还特地加上编者按语,备加推崇,广为传播。

苏修鼓噪“心灵学”的狂热,甚至使美帝都望尘莫及。美国报刊惊叹道:“苏联已研究‘超感官知觉’多年,据料俄国人的工作比美国的先进,它的猝然出现就象一颗心灵‘人造卫星’”¹⁾。“没有任何西方心灵学家能预见到第一次用国家经费来建立实验心灵学研究室的正是俄国的大学”²⁾。于是美国也不甘落后,五角大楼高级研究计划局、中央情报局正密切注视着“心灵学”研究的发展。美国宇航局、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也纷纷拨款,支持“心灵学”的研究,甚至美国联邦政府也出面为“心灵学”研究提供经费。

苏修、美帝如此热衷于“心灵学”,当然不是什么“为学术而学术”,更不是搞什么“科学研究”。当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战后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成为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在这种政治经济情况下,他们为了继续称霸世界,镇压革命,准备战争,欺骗群众,摆脱困境,除了积极扩军备战,大搞战略武器竞赛外,也再一次把“心灵学”拣起来当武器用,这决不是因为“心灵学”真的神通广大,而是说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日子已经愈来愈不好过,已走投无路了。美国派往苏联考察“心灵学”的人,根据苏联的“心灵学”研究而谈论“可能是用心灵学于侦察和(对付)罢工”³⁾。美国人自己则根据所谓“传心术”试验,宣称:“人的头脑中似有巨大潜能”,“或许可用以促进人及其社会结构的进化,以便应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⁴⁾。这就清楚地表明,“心灵学”是直接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政治服务的伪科学。而“现代伪科学实际上是最粗暴最卑劣的反动观点的传播者。”(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但正象苏修、美帝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救不了他们的命一样,“心灵学”同样也救不了他们的命。全世界革命人民最终必将把美帝、苏修连同它们的“心灵学”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1) 引自美国《商业周刊》,1974 年 1 月 26 日。

2) 引自美国《心灵学评论》,第 57 卷,1961 年 5 月。

3) 引自美国《科学年鉴》,1974 年。

4) 引自美国《商业周刊》,1974 年 1 月 26 日。